

茶陵州志卷之二十二

藝文三序說賦

序

忠經序

蜀左長史

陳光祿

南賓

臣子同一心忠孝非二道孝不顯於親非忠也忠不顯於君非孝也忠孝之道大矣其說雜見於易書詩禮春秋學庸論孟舉其要而已矣惟孝經一書載仲尼曾子之間答其詞詳其義明事親之道備矣而忠則無全書也馬融生於漢末去聖賢數百餘歲擬之而作忠經凡十有八章其教人之心不其至乎然嘗讀而疑之忠者人臣事君之道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序

一

而忠經之作也則以聖君冢臣百工守宰兆人爲序忠之道果何與於君哉蓋人君上事乎天下事乎地中事乎宗廟盡其心焉則忠之大也君者冢臣百工守宰兆人之天也如之何而不忠於君哉位冢宰正百工罔不同心以匡乃辟此冢臣之盡心於君者也有官守者盡其職有言責者盡其辭夙夜孜孜各務盡其所當爲此百工之盡心於君者也賦役之均撫字之勞使民安於田里而無愁嘆之聲此守宰之盡心於君者也耕而穫蠶而績出穀米布帛以供其上此兆人之盡心於君者也貴賤雖殊所謂忠者則一馬融之意蓋可知矣然孝之爲經欲以孝移忠忠之

爲經則欲以忠顯孝觀其保孝行一章非以忠孝不可釐而二之哉吾王肇國西土以忠孝爲藩嘗謂陳南賓曰孝經一書其來尙矣雖閭里童穉皆習聞之而忠經則罕見焉於是刊而布之以廣其傳噫王之盛心可謂至矣讀是書者觀馬融鄭元之經註以求忠之爲道則凡食君之祿儋君之爵者可不一德一心相與享太平之福哉

洪範後序

州大學士 劉三吾 坦齋

皇上宵旰圖治留心經學以爲六經莫古於書帝王政事亦莫備於書讀書弗本其行事而徒求之乎文字非善學者也旣厘睿思發抉奧義爲書若干篇矣獨是洪範大法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序

二

本諸天道體之人君驗之民生未易推測卽鑾輿日所戾止敕寫是編揭之座右朝夕顧諟一旦心領神會有得焉乃撥幾冗爲之註釋自一五行逮九五福在天也鑒以神明在君也端以治道在民也振乎五常於是九疇大範粲然復明不洛龜出而書再呈不禹箕武會而神與交大哉聖訓於世詎小補哉以臣三吾嘗習是經叨忝近侍日獲與聞敢僭序其後竊惟道之原出於天顯於數畀之聖君傳之賢臣顯道所繇以明聖哲所繇以傳者也故禹聖神克副上帝之鑒洛書用以畀而九疇敘焉箕子賢克會神禹之心洪範因以推衍而周武傳焉非偶然也然道不能

必其恒顯而弗晦顯之有其時書不能必其恒傳而弗墜傳之亦必聖當大明之世遭聖明之主是使九疇之鬱於簡冊者日融洽乎聖情之陶寫是編行世上之以續禹箕武中之以福當世生民下之以開千萬世之太平豈徒訓釋云乎哉

贈長史陳南賓序

大學士 劉三吾

蜀王始受封未之國也學於中都有年迺洪武二十有二年夏四月來朝朝夕上所聽斷萬幾之國有期以長史缺員聞特旨吏部拔其簡在宸衷者一人於國子學助教中得前進士陳南賓爲左長史顓講論是事自餘綱紀藩務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序

三

俟更選其右長史者付之焉於是胄館諸生咸悵惜南賓之去爲失所師而同府寮案則莫不願華南賓之來爲得賢長史其在朝羣公熟知南賓者不惟以其得授長史爲賀而且以得遇賢王之爲賀也昌黎韓子所謂知其客可以信其主知其主可以信其客詎意於今蜀府載見之南賓吾里陳天馬之從子也是公以賦天馬有聲湖廣猶黃文獻公賦大極有聲淞江也是家代出聰慧科不乏賢世父志同中延祐甲寅舉伯兄光薦中至正甲申舉南賓則中次科丁亥舉家居皆以孝友稱兄弟不分財異居人謂有江州陳氏風入國朝爲無隸丞爲滕州倅舉能其官爲

山東考試官一次大服士論其在今國學歲登賢能多出館下戊辰科以書經會試者十有二人已而登第六人中乙榜爲校官六人舉無一在孫山外者一經相傳固青錢之萬選也書於是乎西矣予於是家世爲姻契今皆老矣未知此去得再見與否能愬然已於言乎竊謂蜀文章忠孝之國也語文章王楊司馬以是鳴於漢蘇氏父子以是鳴於宋語忠孝諸葛公之出師有表忠在其君李令伯之陳情有表孝在其祖母地靈未歇也人傑未艾也今以好學之賢王匕於其國以有文學之賢長史輔乎其王匕所好學漢宋文章也先哲忠孝其人也爲其長史亦惟遠宗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序

四

王平日所本二帝三王之學近法皇上分封時所製祖訓錄所謂先立乎其大者漢宋文章其人遠矣而其衣被草木者尚可挹其英華見諸制作以黼黻乎王庶焉先哲忠孝其人已矣而其與日月爭光者尙可因其志節厲乎封內以藩屏乎帝室焉如是則有以副賢王之所期待與帝心之所簡在矣於其行序以兆之

雲陽集序

明侍講

謝

鐸 鳴治

士有不爲世用而又能隨世自立以必盡其心之爲慊是固古之所謂豪傑而君子不以爲過者也嗚呼若雲陽先生李公眞其人哉當其時元有天下幾百年其季也世道

日趨於變而遺親後君之禍成矣先生起進士高第官翰林方駸駸嚮用顧以親老就養江南暨其國之將亡則又慨然欲效一障以畢事君之義不已則竟辭新命沈晦悲惋終其身而不悔焉嗚呼生長其世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卒能以古道自勝不誠振拔流俗也哉或謂豪傑若先生者既非元所得而用則當起而佐我國家維新之治殆不爲過噫王彥章一鐵槍雄耳梁之天下不免篡逆竟事梁以死君子猶有取於其忠况文章德業若先生者又何可以其世而論之哉若曰生非其時其出其處有不得不爾者則固先生之所深悲而不幸之嘆亦君子所不敢後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序

五

焉者也先生諱祁字一初長沙茶陵人今學士賓之公實其族裔文章行業上光厥祖蓋李氏之澤積之久而發之遠有如此者抑天之所以塞先生者將大昌於後人乎初先生自茶陵避地吉安之永新既沒因以葬焉學士公嘗表其墓今顧君天錫守吉安又以爲鄉邦典型之思文之在先生者不可缺而舊本日以放失抑亦先生不能不致意於後人者將重刻之以圖不朽鐸託交學士公最深且久知先生之履歷甚詳因敘論之以歸諸顧君或者先生用世之志得以少白於天下後世若乃其文之傳不傳則豈微言所得而重輕之哉

闕里誌序

少師 李東陽

闕里誌志闕里也闕里者吾孔子所居之地道德政教之所從出文獻之所在其志之也固宜古者有列國之史而又有四方之志九邱之籍至周猶存爲外史所掌孔子述職方以除之者大抵皆是物也封建既廢則史惟朝廷有之至漢而備其法有帝紀有世家年表有傳有志事分而代輯及東漢南陽撰作風俗之後郡縣始各自爲志則兼地里人物文章制度而有之而史之法略具蓋雖窮陬僻壤或不能無况吾孔子以教爲政司馬遷之史特著世家齒於有國歷代帝王褒崇封諡愈久益隆其鍾靈毓秀之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序

六

地非一郡一縣比也宋元閒族人宗翰輩閒有紀述久而弗傳國朝成化末今山東布政使張君泰知鄒縣嘗輯孔顏孟三氏誌其傳未久也宏治甲子重建闕里孔廟成東陽奉敕代告周覽遐慕欲爲一書巡撫都御史徐公源及衍聖公聞韶力贊其議比歸至德州巡按御史陸君偁盧君翊及布政使曹君元等合書以請適聞提學副使陳君鎬有事於此因舉以屬之取所定凡例稍加潤飾且以孔氏實錄孔庭纂要素王事紀世家補鈔本致之以備采擇陳君乃參閱孔氏所藏祖庭廣記與凡遺碑斷刻諸書所載踰年而後成其法以闕里爲主附顏孟諸弟子之名氏

事行而體統尊摹先聖象貌及地形廟制而圖像著述世家宗派特爲世表而譜系明敘禮樂制度之法因革損益而典式具若詔誥敕祝之頒布章牘箋表文移之出納往復罔不備載而闕疑訂舛芟繁剔僞惟其所當凡爲卷十有三爲目十有四爲文累若干萬言於是我國家之尊師重道度越前古者粲然大明於世亦孔氏之家史也蓋有此地必有此盡闕於二千年而成於一旦不可謂不難矣天下之學聖人者讀其書法其道想像其容儀而不可得見至於宅里林廟必惕然感之乎心然殊方而產限地以遊固有終老而莫自遂者羹牆見堯河洛思禹得是書而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序

七

觀之景行希聖之念不油然而興乎嗟夫金石雖堅不免磨滅斷裂之患板鋟楮印遞相禪續則可以至於無窮由今日以至於無窮者必自是書始故以徐公之意爲序適僉事黃君繡歸自京師因畀之俾刻於闕里置於所謂奎文閣者御史金君洪繼按其地於是書有力焉故並書之而徐黃修建之績具在誌中茲不復列云

會試錄序

明宏治六年

少師

李東陽

宏治癸丑春二月禮部當會試天下士尙書臣耿裕左侍郎臣倪岳右侍郎臣費閏以考試官請上命少卿臣李東陽少詹事臣陸簡輟講事以往同考則侍讀臣江瀾侍講

臣武衛臣張天瑞修撰臣錢福臣楊時暢臣涂瑞編修臣
白鉞臣羅玘臣靳貴左給事中臣夏昂右給事中臣季源
郎中臣談詔主事臣唐弼臣周東監試御史臣王璟臣周
南若提調印卷諸執事惟擇惟謹圍棘鎖院糊名易書百
凡之務以次舉行合士之與試者幾四千經分地析取其
醕者三百人文七萬有奇刻其尤者二十二篇而彙書爲
錄皆如制惟士之額兩具以請得命而後定亦制也臣東
陽竊惟聖王統天下均教化以一德成俗天下之士輯志
協力以効於世然後盡其才而用之以天下之才理天下
之事故不勞而治唐虞世遠萬國共臣之舉敷言之制莫

傳焉周自比長累升於司馬於是有進士之名及科舉法
行雖制與古異然所謂進士固天下選也我國家疆域過
前代而文教隨之自都甸以及藩臬雖荒陬絕徼皆有學
垂髻總丱者亦游乎其閒當代之聖謨古聖賢之經傳義
論詔誥表判策之文百餘年來教不易道業不改習而士
之籍益加於舊有不可勝計者舉士之法博求而慎擇簡
於部使羣試於藩然後會於京師而大試之舉禮部者積
千百而得一繇此以策大廷名進士則有殿最而無去取
焉蓋天下之文於是乎同所謂才者至於是而後盡及就
列受事分曹累秩以極乎公卿輔相佐理承化參天地贊

化育之功未有不由是出者其關於天下之治豈小哉且士之仕亦猶國之求士也儒先謂宇宙閒事皆吾分內民物之責有身則有之凡瘡札疵癘天下有一焉義不可以坐視顧非吾力之所得與而上之人亦有待乎我者故出而應之言必踐力必效以求與乎天下之治則吾之責與求我者之意皆塞矣故古之士不以獲天下之選爲榮而以成天下之功爲慊若羣超萃拔於人人中乃旅退旅進取一第占一職以自饜而實無益乎民與物甚者又從而戕之積歲而教盡法而取國之求之者如何而顧以是應然則奚貴乎文而必以科舉稱進士於天下爲哉爲國求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序

九

士有司職也求什一於千百之餘勢有所不盡蓋不敢有遺力焉求而得之爲士者或不克終效則非有司所敢知而亦與有責也臣用是懼故於士之始進也旣錄其名又辭以勵之

雩村存稿序

司正公譚玉瑞宏治進士雩村其別號也

少保

張治

譚子光進以其父司正公所著詩若干什木以傳司正之沒也進在襁褓暨童而啟曰吾父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其手澤斯可矣居弗豫於食弗臧焉旣索其故藏詢之播誦則蠹芸烏虎弗復完讀也校數歲始集爲彙四曰南還紀興曰登瀛倡和曰金臺雜錄□□留詠凡此皆其所

存者也而弗存者不與焉帙成以謀諸治曰孤誠不能忍
忘於吾先子也孔子有言言而不文行之不遠孤不知吾
先子之言之文也可傳乎哉昭弗忘耳孤不樹無以亢先
子而先子是忘其罪益滋大孝終身慕父母杖屨栝棬君
子愛焉孤誠不能忍忘於吾先子也治曰夫詩者人之情
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比於律之謂詩是故君子慎
其所以感而制其情若水有防若田有畔故言之發也鮮
有慢矣治嘗讀司正之爲詩也其南還之音鬱以憂登瀛
之音發以愉金臺之音縟以則居鄉之音散以緩夫鬱以
憂者勞也發以愉者樂也縟以則者觀而止也散以緩者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序

十

逸而適也勞逸憂樂之情變於前而音之所由以異矣然
其言無不在君親者忠孝之道也夫性情之正莫大乎仁
義仁義之發莫先乎忠孝故不知仁義而可以言詩者猶
舍白而采也詩可以觀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其此
之謂與

懷麓堂稿序

少傅

楊一清

石淙

古之人所以名世而不朽者有三立功立德立言是已今
天下政化出於一六經四書之旨如日麗天固無俟於所
謂立言者其見於著作若紀述鋪敘之爲文咏歌吟諷之
爲詩可以考見得失垂世鑒戒而興起其善端大則用之

朝廷施諸天下以鳴一代之盛謂非古者立言之遺意哉
今少師致仕西涯李先生以扶輿閒氣挺生於重熙累洽
之朝弱冠入翰林已負文學重名金梓所刻卷帙所錄幾
徧海內大夫士得其片言以爲至寶後進之士凡及門經
指授輒有時名中年益深造遠詣比掌帝制登政府則又
衍而爲經綸黼黻之文稽古代言以定國是變士習裨政
益化有非文章家之可名言者矣且文至今日而盛而弊
亦隨之故連篇累帙盈天壤閒皆是物也其能追古名家
超然自立於世者蓋亦不數見已自餘作者各挾所長非
無足取彙而閱之樂恣肆者失之駁而不純好摹擬者傷

於局而不暢近或習爲瘦辭硬語使人不復可句以是爲
古所謂以艱深文淺近者文之弊一至是可慨也先生高
才絕識獨步一世而充之以學問故其詩文深厚渾雄不
爲屈奇可駭之辭而法度森嚴思味雋永盡脫凡近而古
意獨存每吮毫伸紙天趣溢發操縱開闔隨意所如而不
踰典則彼月煉旬鍛以求工者力追之而不可及也譬之
大人君子冠冕佩玉雍容委蛇於廟堂之上指麾百執事
各任其職未嘗有叱詫怒罵之威而望之者起敬卽之者
傾心至其眾體具備無所不宜探之而益深索之而益遠
則如大河之源出於崑崙至於積石又至於龍門底柱旣

乃吞納百川以達於海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於乎至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歛然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介介不易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有以立於世者而謂其不本之德不可也先生嘗自輯其詩文凡九十卷總名之曰懷麓堂稿詩稿二十卷文稿三十卷在翰林時作詩後稿十卷文後稿三十卷在內閣時作南行稿北上錄則附於前稿之末講讀東祀集句哭子求退諸錄則附於後稿之末以皆雜記故不入卷中徽州守熊君桂先生禮闈所取士閒從所知得副本乃謀諸同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序

十二

知王君仲仁輩刻之郡齋走書京師索予序予辱先生知與四十年多所規益每有撰述輒爲指摘疵垢不少隱顧庸惰不立少而學焉老而未能測其蹊徑况望窺其室堂哉然平生企慕之懷得託其姓名於不朽以爲幸而熊君汲汲公善之心亦不可以不白故僭爲之言先生所著別有燕對錄藏於家及密勿章疏文字甚多人不及見予承乏內閣始得窺見之若致仕以後詩文則別爲續稿他日當自有傳之者

義倉集序

少保

張 治

毘塘譚氏卽其族作義倉泰行公實倡始之雅祺洪深繼

成焉張子曰夫仁起於恩之薄也義顯於俗之衰也禮始於分之瀆也恩薄則離離而後有弗親者矣俗衰則偷偷而後有弗讓者矣分瀆則亂亂而後有弗治者矣此三者家之所由以廢也是故君子合之以仁欲其親也制之以義欲其讓也教之以禮欲其治也親則恩洽故孝之道廣矣讓則俗淳故弟之義行矣治則分明故倫之理彰矣是

以其道可久子孫長世也記曰君子因睦以合族此之謂乎故古之善化者必先其家家者本也本端故化行化行故治成王道備矣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是以仁義之說通乎天下也知仁義之說通乎天下然後謂之君子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序

十三

贈陳墨莊序

陳名勉
敦

少保

張

治

墨莊與予同州里予童而跂長而適適壯而規規久釋如也幾二十年庚辰春予以試牒上春官五月墨莊亦以貢來京師萬里相得甚歡也會墨莊以分教巴縣離去予亦將服有官政相學相友弗能如昔此情豈易然耶夫不能離者心也不能不離者勢也其不能離者卒奪於不能不離者之勝焉嗟乎悲矣夫以墨莊而止於斯焉若無以自解於天者噫噫天下之事惟義與命而已矣義則可常而命則不可必焉者也君子修諸義以俟乎其命肆其道至焉施孟之子同業而異遇樗櫟之不良於松柏也限之以

窮谷絕壑百牛莫致也樗櫟當途或得以斧於匠石懷十璞三獻而三刖以瓦缶陶者比於畝歲數益其然者義也其不然者命也而君子終不以彼而易此故能處窮達不亂焉墨莊言有壇宇行有坊表道有一隆熙熙其樂人之臧也有不當則隱隱然以恐能修義矣蹟可遠到而頓於促術可綜世而隘於庠心杆杆不爲悒憐能聽命矣修義故達達故於人順也聽命故不憂不憂故於己裕也順於人裕於己是謂備善師之道與且師也者所以范刑乎人也言繁弱柎黍之功必歸乎范刑詩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又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言君子能作成乎人也而孟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序

十四

孫氏之所謂樂者亦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夫義不泰行於己而足以裨人澤不自己出而功不掩勢不必崇而樂在焉墨莊之於命未始不爲遇矣然則墨莊之所以自解者亦或在於斯乎亦或在於斯乎

履素詩集序

都御史

羅

鑒

緝熙

詩凡二百二十餘首先公履素翁之所作也先公少隨父汶仕北平都司斷事洪武初年歸以孤貧力學恬退自守不慕聞達嘗名其軒曰履素蓋取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意也性好吟咏感時撫景意到卽落筆旣没多失其稿今所存蓋十之一二爾鑒比得之敝篋中讀之憮然興嘆其

閒辭意雄渾溫醅精到惟可與知者道也嘗聞之故老極言先公爲人孝友天成敦睦宗族賑恤貧困親賢樂善有古人風鄉人敬服稱爲長者雖其履歷行實之詳今不可考然卽其言之形於詩者如此而其所存可知矣鑒與先君郎中公先後叨致顯庸而子姓繩繩爲衡湘望族未必不由先公積慶之所致也今特次其所遺詩授諸梓將與鄉之知言者共之俾不晦於前而泯於後云

重刻懷麓堂集序

提督學政 蔣永修

古人身後則論定獨明李西涯先生歷二百年褒刺不一烏虜西涯何遇於生前而不遇於身後也幼舉神童已結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序

十五

主眷年少成進士過壯大拜歷首輔受孝宗顧命無一差蹶不可謂不遇矣迄何李跡弛蹉跎負才謾罵其初不過爭文章之名意氣所激遂欲使不得爲全人士林一唱百和謂西涯文章取熟爛人物取軟靡甚者有進士山東李伯華相逢亦罵李西涯之句毋論是非當否其辭固輕薄矣弇州則欲獨有一代者也不置茶陵於必廢則壇坫必不在大倉故大縱其說勢所莫挽迨晚年始悟曰西涯樂府自是天地間一種文字憾其說已行世不可復收弇州雖悔而不可復收之言爲士林金科玉條矣其最所指摘者劉謝已去國西涯獨眷戀不休當時已曰回首湘江春

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不知西涯所以優於劉謝者正在此也三公同受顧命朋友寄託猶不可負况君父乎老僕受故主命輔幼主值其不肖甯禦侮和內以守其家乎抑畏禍懼罪逃而不顧乎託孤寄命臨大節不可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西涯得其遺意焉嘗聞致仕後每談國事悲鳴不已深有幽冥負先帝之憾邵二泉曰白髮門生思往事每談憂國淚雙漣古今貪位據勢者有憂國之淚否况優游泉石間亦不過樂聖銜杯作爲問門前客之嘆肯復去國懷君涕泗連沔耶當時逆瑾擅柄劉謝二公以介持之西涯獨外與和而內與辨陽爲調劑而陰護正人故在

孝宗朝有細必爭在武宗朝有大必爭謹忤奴所護者細爭其細則必亂予以細則必安斯大臣之體亦御小人之法也史稱扶植善類滋培元氣此二語何易承當苟非酌沈潛高明之中劑競綵緩急之宜史臣必不卑此語也而後人尙欲議之何哉一旦立門戶尚氣節則俊廚甘陵元祐黨人之禍起其遺害賢士大夫奚終極耶故當日論西涯者西涯不與之辨惟守己率物優容樂易以鎮之老臣憂國議論所不恤其心固已苦矣後日論西涯者西涯門人滿天下卒無一人持激論以相衡惟守其學志其行不敢以黨護禍國家不敢以爭名毒縉紳至嘉靖末猶賴西

涯之門生故吏以治天下則西涯之教可知也余持論大
約與焦弱侯同錢牧齋刻列朝詩益暢弱侯之旨條其門
生爲一卷以雪人物取軟靡之謗又與程孟陽論其詩反
覆發明深求忠厚和平之所在於有明三百年獨推西涯
一人非牧齋之阿也至今日而後論定也烏虜西涯又何
不遇於身後哉余巡星沙與安仁署令劉子美度茶陵廣
文署席廖子方達購求是集美度固茶陵人得是集尙未
有善本蟲魚亥豕譌不可舉仍與二子共訂而刻之楊文
襄曰其詩文深厚渾雄不爲崛奇可喜之辭而法度森嚴
思味雋永盡脫凡近而古意獨存每吮毫伸紙天趣溢發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序

十七

操縱開闔隨意所如而不踰典則準乎斯言誠盛世之音
也然而西涯詩文盡於此數言矣且今之論西涯者又未
嘗深入西涯之室但拾唾餘之說余茲刻成將徧告之海
內則議之者不亦可以寢哉

賀張龍湖先生入閣序

兵部員外郎

楊繼盛

嘉靖己酉歲春二月我龍湖先生自南都冢宰拜禮部尙
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先時陰雨彌旬迎命之時倏爾澄霽
萬里一色若造化有以示其機者士女觀者無智愚大小
皆以朝廷得相爲慶天人之交與何昭昭也盛等奔走稱
賀先生乃戚然言曰惟予無良承茲大命深貽無窮之憂

將焉用賀二三子咸相謂曰君子之仕也不得於君則憂不得悉行其所學則憂不得立大功於天下則憂乃今三者則俱得之矣不知先生之憂也何故乃退而思之然後喟然嘆曰先生之憂其國家之福乎蓋天下之事每成於憂而敗於喜夫喜則縱縱則視天下之事皆易也而忽心生憂則畏畏則視天下之事皆難也而慎心生慎忽之間天下之治亂攸繫甚矣人臣不可一念之不憂也然憂有一己之憂有天下之憂夫憂以一己則其憂也私患得患失將至於終其身而不可解憂以天下則其憂也公雖身膺無窮之慮而天下之至可樂者隨之公私之際憂樂分

焉不可不辨也先生自秀才時已有先憂後樂之志則夫身任天下之責其憂固有所不容己者况夫事之阻滯難處者又無有紀極乎是故或係天下之安危或係正學之廢興或係世道之升降或係綱常之修墜或係風俗之盛衰凡臣子所不忍言者更僕未易數正賈誼所謂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此而安常處順則亦可以自樂矣必欲殫智畢力整頓振作使氣運景象一如國初宇宙閒不亦難乎則夫其始也以天下之憂爲己之憂其既也以己之憂與天下之憂國者共其終也至於天下無可憂之事而已之憂亦因之以釋是卽先生所以行道立功先憂後樂之心

而天人之所以交與乎先生者此也謂非國家之福乎盛
叨門下其憂樂之情常相關故惟述其所以先憂者如此
若夫歌詠頌美之詞固有待於天下既樂之後也豈敢預
贅左右以啓其矜喜之端哉

倡復李文正故第序

翰林院 耿定向

蓋嘗嘆孔孟沒而世之蓋臣貞士卒堙抑沕闇而不獲章
顯者眾也夫皮相者尠深識域闕者昧曠觀斯亦從來矣
有人於此奮激而爲剖心之干世或稱烈若去國之微佯
狂之箕疇諒其爲仁冥舉而爲西山之殍世或稱高如五
就之尹三黜之惠疇擬之爲聖昔人云乾坤誰能執仲尼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序

十九

衡有味哉其言獲我心矣吾楚長沙文正公實天篤生以
拯皇步之艱厄以延國家無疆之緒於今日者讀其集思
見其人精忠履潔天日可鑒而學士大夫容不免有訾議
嗟夫嗟夫公何不幸而不生於孔孟之前耶公自孺孩時
卽承景皇帝加膝啖果之寵比及始齟齬之上庠及弱冠
儲之中祕嗣遇泰陵仁聖不世出之主也延登密勿造膝
委心者十年所所被恩眷前代無兩乃大漸日憑几諄諄
以嗣皇相託當斯之時公獨何心能復念及此身哉而議
者或謂丙寅之歲洛陽餘姚皆知不可止矣而公不與俱
何栖栖也吁一飯之德篤衷者且不忘報韋布之交訣別

而託之孤自匪豺狼亦誰忍負者乃斯時何時哉新主瑩
瑩於上國事洶洶於下劉謝去矣如公者復視若墮甌委
之不顧卽有胸無心亦詎能若是愬也昔嬰杵之於趙氏
孤也謂死易立孤難乃去之視死何如哉劉謝爲其易易
者亦藉公當其難也微公卽劉謝想亦不忍必遂也矧公
自東祀還乞身之章歲十數上儻亦有兩疏意乎而竟不
得請卒嬰其難天實役之無可如何耳公不以此時固寵
戀榮而顧欲苟容於艱難之際豈其情哉或曰公之不去
是矣比權璫狂獬國事日非公居首輔而不能批吭糾譎
乃依然規隨容與非過與嗟夫斯時又何時哉羣陰上

剝碩果僅存大廈垂傾止餘孤注屯難極矣可大貞乎讀
公當時十失四事諸疏蓋皆噦心瀝血之誠也天牖不啟
公且奈之何跡公髫齡聞曹吉之亂大臣有爲賊脇者憤
訝其不死所著樂府諸篇每至節烈事未嘗不重致意焉
公豈異悞惜死者乎顧忘其身以狗忠節之名與存其身
以爲宗社之衛計孰爲得公亦籌之審矣是故不爲戇直
之安國而爲戶牖之深念不爲名高之三君而爲大邱之
委蛇蓋存我所以庇善類也否則微獨洪洞華容甘心□
譴卽洛陽餘姚且不免墮虎口哉他日瑾第過從故爲□
陵屈也嗣巴陵脫難授鉞西征密計行閒闔瑾授首此□

梁公之薦用柬之蓋千載同功也及叛藩旣靖逆璫旣殲而弄兵潢池者亦已衰息自分可藉手以下報泰陵矣乃累疏陳情奉身而退斯其進退出處豈不矚然俊偉哉且輓近世才敵則相忌位逼則相傾大都身圖之念橫謀國之誠微也公居常第以文章自命至言經濟必首遜新都乃卽汲引同升託國而退卒之載戡僭亂俾康陵厚終嗣擁肅皇延億萬禩無疆之休者當不曰新都而曰公也夫公初迂其身庇一巴陵已避位進一新都保我宗社黎民到今蒙利秦誓所稱大臣道當如是矣故竊嘗論之公事泰陵揆事矢謨則智後事康陵隕名毀蹟若愚所謂其智

可及其愚不可及者非耶雖然公於康陵嬰逆鱗而抗諍者數數矣雖不蒙省而眷遇始終不衰固其精忠有以上結之也康陵亦英主哉乃羣璫驕悖公卿鮮不受其螫者而卒不敢有加於公公非有權術足牢籠之毋亦貞操潔履有以服其心耳公立朝五十餘年柄國十又八年矣而鄭端簡云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生故吏釀金賻之乃克葬又云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分宜輩一宴之費然則公平生所以提身者可知也如使孔孟復起而評之卽不得稱聖與仁將不謂之忠將不謂之清乎奈何天不之祚公子兆先雋才也累試輒蹶先公而坳嗣子兆蕃蔭爲

司丞再傳而孫食不厭糠覈衣不蔽形體詢其賜第已屬
民間席戶繩樞無異傭保而墓之封樹亦盡爲勢族侵凌
悲哉成季之宗將殲韓厥力以爲請叔敖之鬼不食優孟
且能爲謀余茲欲上控宸宸而未敢遽也謹勒狀與楚宦
中外者約各量斥俸餘復其賜第輯爲吾楚鄉祠奉公主
於中而凡楚紳之勛德光顯者以次祔之伏臘舉祀因羣
聚而講粉榆之好計必有低徊循省惕然興景行之思者
夫禮嚴國故詩重典刑此固章美傳盛之懿事也用告吾
黨共襄慈舉諸經理未周者尙有冀於來賢云

廖東雱先生三關誌序

協辦大學士 彭維新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序

二十二

三關誌者吾里廖東雱先生參藩山西時所著也古之君
子居其官必思其職思其職必悉其志慮耳目之力以蘄
有當於其官故職無不舉而事皆有功匪是思曠厥官矣
勝國中葉文恬武嬉幾於官不事事迨世廟耽意元修權
相柄國以喜怒愛憎進退天下士士之獨立不阿思自建
樹者多中以危法其時中外士夫志慮耳目畢殫於揣摩
權要意指而已職事之修廢概弗暇計此吏治日隳而武
備所以益不振矣先生甫至山右見軍務就弛請巡視邊
徼自雲代達延綏以一儒生匹馬短衣崎嶇故壘廢堞間
薙草野宿裹糒晨餐久淹月日於扼塞之緩急關堡之舉

廢斥堠之疏數士馬之羸壯軍械之堅脆屯積之多寡有無一一備悉於是塞其侵軼之徑策其防遏之方定其烽燧偵伺之法酌其戍守增減之數籌其屯儲之所輓運之塗凡所以思患而豫防者亦已周且悉矣蓋飛狐句注之地爲漢舊塞匈奴所嘗闌入蹂躪者也英宗時也先穹廬距此密邇乘輿北狩軍沒身羈曾無控弦敵愾之士蹙其後而遮其前致敵得以乘虛逞志者無備故也則是書所紀是承平之長城而邊警時之千金一壺也先生之居其官思其職悉其志慮耳目之力者詎有遜於古人也哉先生由嘉靖壬辰進士初授高安令民懷其德入爲部曹吏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序

二十三

戢其姦提督山西學政士服其教所在不曠厥官類如此先生名希顏字若愚東雩其別號也

乙丑科會試錄序

乾隆十年

協辦內閣大學士

彭維新

臣惟禮樂百年而興蔚爲文章聲光閎耀而發越旣極則必有以持其流我

朝

聖聖相承興賢造士之澤蘊積而衍溢我

皇上秉上聖之資善繼善述尤加意陶淑人才

訓飭膠庠以迪厥行遴刊制義名作以示之鵠期士者如此其

厚 臨幸試院周視棘闈

御製詩章備悉風簷苦辛恤士者如此其摯且廓清場屋積弊
欽命四書題以杜倖售取士之法又如此其詳以周□士之感
激鼓舞就試茲科者數更有加於前也然

國家百餘年來閱鄉會試者數十科闡藝風尙迭勝遞更相
矯相倣文字質文繁簡平奇濃淡不同之致亦旣備矣士
淬志以赴功名之會方且覃思極慮如傾困倒廩以冀獲
雋於一旦其不能自禁其方幅之溢不暇細檢其字句之
有出入亦勢之所必至者則承衡校之役於斯時而斤斤
執一尺度以繩之甯必其羣然合轍哉今夫試士之先資
其言也本帝世敷奏遺意稽歷代取士之制莫良於經義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序

二十四

不窮理則無所據依不通經則無由會通不養氣則躁率
崑瑣弗肖聖賢語言而非奄博載籍以講求機法含漱其
芳潤攬挹其波瀾意致則文乖紀律而詞不雅馴一題之
藝可觀眾美非苟而可也是故搆藝者擇之也必精而出
之也必慎譬諸飲食有正味焉五穀性味沖淡而日用必
資古今嗜之不厭珍怪之味山海畢呈原無藉於養焉至
若卉莽和葶蓬蓬然叢生非不莖葉鮮潤人避之恐不亟
者以與養之道戾也故夫文章際百年昌熾之會文莫如
質繁莫如簡奇與濃莫如平淡物從其朔凡以持其流焉
耳臣楚南下士曩屢膺衡文之任恒以是爲兢兢比嘗面

承

聖訓以近來文字當還清正今欽奉

簡命從諸臣祇事禮闈雖窮日夜心目之力較試卷得失於毫釐分寸而風俗積重未遽悉更加以學殖疎蕪蒐羅難盡其敢謂甄拔之文足以仰副

聖意少裨作人雅化於禮明樂備之時乎是則臣所慙然愧而悚然滋懼者也謹序

廣東鄉試錄序

乾隆十五年

吏科給事中 周燾 桐圃

臣竊惟唐虞官人之法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禮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夫上之所以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序

二十五

求賢與賢人君子之所以佐其上事功焉而已然下不先之以言無由自獻也上不先考其言亦無由知其爲能任事功者而試且庸之也應制對策昉於漢武其猶古敷奏之遺意歟隋唐而下仕進多出科舉然聲韻不本經術帖誦不窮義理識者譏之我

朝加意作人監於前制定以三場取士試之四子五經性理以觀其學術試之策問以觀其才猷試之判以觀其律令試之詔誥表以觀其辭章使士之由此進者皆副其實而無徒務其名則薦之鄉國登之

朝廷庸詎非明體達用之材足以裨益治理而潤色鴻業也

歟臣伏讀

聖諭有曰近今士子故爲艱深矜爲佻儷爭長角勝彼此倣倣文風益下文品益卑有關於國家掄才鉅典非細故也煌煌

天語唐虞明試敷奏之規孔孟知言知人之法胥包括於聖明洞鑒中矣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蘇軾曰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近世之故爲艱深者其不能達者也矜爲佻儷者不能達而強爲文者也抑不甯惟是而已繫辭傳曰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孟子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以陷然則士之胸次坦白者其決不務爲艱深之辭可知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序

二十六

矣其行誼質直者必恥爲佻儷之語又可知矣夫以坦白質直之資而爭自濯磨益醅其學術擴其才猷於以明於律例而嫻於辭令則庶幾乎明體達用之才而

國家收養士之報者於是乎在臣學淺識疎不克仰荷衡鑑之任然幸

盛世文治曰隆粵東雖遠處嶺海距京師近萬里而多士涵濡

至教猶有能嚮往先正而凜凜焉以艱深佻儷爲恥由此進而曰上其才猷學術如唐張九齡明梁儲海瑞陳獻章湛若水輩將必接踵於斯時

雲漢爲章

壽考作人誠

聖天子久道化成之效亦微臣所銜
命忭舞而厚期諸多士者也

大學士劉公文集序

公字三吾

拔貢 譚紹琬 炎卿

學士劉公文一輯於成宏者爲文安呆齋所錄而於大誥一序尤致流連往復之思焉再輯於隆萬者爲督學養日所編而於碑銘序記諸作益殫網羅摭摭之勤焉蓋以公系出中村而文安督學後先蔚起慕前徽而搜遺女故不能已於表章也余小子行天下有年所遇名人巨公輒詢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序

二十七

三相詩文而懷麓堂以外實有難於置對者歸尋舊刻則文安之所錄督學之所編半蝕於蠹魚矣因歎自古文人尋茫茫墜緒旁搜遠紹上下千百年不難遙集於一日焉今余小子爲公家之所自出而於學士遺文聽其放失大史公所謂墮先人之言罪莫大焉當亦余小子之所宜退而引慙者也爰謀諸外家闕者補之譌者訂之越三月餘而始成書焉或疑文正文毅文成數萬詩亦如之而我公之集悉數可盡或疑李文近韓而詩逼老杜張文近左而詩壓燕公我公詩文率爾命篇不煩意匠揆諸奇正濃淡之間似猶存乎見少焉余以爲不然初公以天下才隱於

亂流抑塞磊落鬱成奇響故元末所作沈雄奔放有言古人之所不敢言者厥後駕蒲就道入侍承明以耄修之臣事雄猜之主揮毫欲落輒復中止僧虔妙筆有時用拙蓋一篇之中不知幾寓意焉則平津晚遇之日未可謂江淹才盡之年也假令公並生成宏以後隆萬以前遭時不諱暢所欲言應制之文雄視藝苑應制之詩超絕騷壇炳炳烺烺焜耀圖書豈僅角二公之勝而已耶雖然公之綴文疑於少貶公之立朝絕無阿附當璧未定儲位幾搖賴公一言國本始奠則我公之節尤當求於詩文外也至公之家學督學公已詳於前序余小子不敢復贅而獨揭廷爭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序

二十八

之事附於篇終俾尙論君子得以考信焉

勸捐涑江書院學田序

乾隆三十七年

知州

陳廷柱

文者天地之心才者國家之幹文非教不昌才無師不立余不佞奉銓來牧是邦三年於此矣披圖志而質之歷宋元明州之舉進士者凡九十九人登鄉薦者更指不勝屈其間若譚仁叔李一初劉坦齋李文正張文毅輩文章政事後先輝映俱卓卓可傳我

朝聲教覃敷重熙累洽都人士之應運而興者蓋亦濟濟邇如彭大司馬周諫垣諸公其尤選歟自

聖王龍飛四年迄今三十有三載歌鹿鳴者閒聞宴瓊林者亦

鮮形家以川流改道文物漸衰必疏南而障之北乃允臧焉其說未爲無據顧人傑地靈之謂何詎容以是操其券州之西有書院一區向卽以洙江名之余訪厥舊址在今學宮之左偏爲明刺史林廷玉所建後毀入民家乃移於此余入講堂巡學舍棟宇儼然深堪爲絃誦所第惜其典籍缺如廩餼不給器具庖湍之屬蕩焉無存則將使負笈而來者羣枵腹以相將執經而授者或裹糧以自饜植嘉禾而不糞其根栽美木而不培其本也可乎余擬捐廉以倡而諸紳士亦以樂輸爲請因核其歲需脩脯膏火獎賞食用諸條計金四百約得腴田六百有奇校豐凶而始足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序

二十九

備遂按都以集議屬民者二十有五屬屯者一每都各以二十畝爲科其庶幾也如或遐陬僻壤輸稅穀者隔於道里願捐貲以倩董事之代購者聽僉曰可並乞序於余吾知是邦中必有恥獨爲君子者故樂爲書之以待成功嗣此以往聘名賢激後進掇巍科登膺仕魚魚雅雅鵲起聯翩以繼前哲之徽於弗替也詎不休哉

陳古迂文選補序

宋廬陵

趙

文

儀可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所謂成章者庸知其非著書立言之謂蓋歸而刪詩定書贊易作春秋正禮樂以垂世立教所以裁之者在

此矣聖師既沒諸子百家驚於立言或著書或爲文使有聖喆出而裁之取其合者去其離者以清天下之耳目而能言者亦得以自見豈非後學之深幸惟無人以任斯責而後言語文字爛漫四出於天下涉戰國秦漢晉魏六朝其傳不傳何可勝道蕭統索古今文士之作築臺而選三十卷雖其去取不免失當然收拾於散亡微統之力不及此作者之得傳後人之得有所見詎可謂統盡無功哉補之可也而承襲蘇氏之說便相詆訾亦不恕哉吾友陳同甫少講學家庭閱文選卽以網漏吞舟爲恨以爲存封禪書何如存天人三策存劇秦美新何如存更生封事存魏

公九錫文何如存蕃固諸賢論列出師表不當刪去後表九歌不當止存少司命山鬼九章不當止存涉江漢詔令載武帝不載高文史論贊取班范不取司馬遷淵明詩家冠冕十不存一二又以爲詔令人主播告之典章奏疏人臣經濟之方畧不當以詩賦先奏疏矧詔令是君臣失位質文先後失宜遂作文選補亦起先秦迄梁閒以先儒之說及其所以去取之意附於下方凡四十卷此書傳非特蕭統忠臣而三代以後君臣出治之典章輔治之方畧皆可考兄其爲世教民彝之助不細文云乎哉而同甫猶未欲出其書疑所藏未備選未盡也余曰舉爾所知而已何

必博之求哉於是同甫慨然出是書刻之不靳同甫好學有志之士既成是書又將取蕭統以後迄於今作文選續以廣文粹文鑑之未備書成尙當以余文託君不朽

張龍湖文集序

明嘉靖三十三年

薛應旂

武進

夫道以文顯亦以文而晦文以人傳亦以人而泯古今之爲文者多矣上下千百年間號稱名家者無慮數十輩而其逐傳不泯者非其人品卓越必其言幾於道者也然而譏評指摘者則亦既有所不免矣其諸於道無所發明人不足爲世輕重鉛槧甫釋而影響罔聞竭一生之精力而曾不足以與春花朝露比榮者又豈可以一二數哉吾師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序

三十一

龍湖張先生挺生南楚徑趨高峻旂初以文受知於場屋既以史事事先生於南部見先生直躬正氣侃然不回而好善嫉惡無少假借蓋信道之篤而果於自任者也故其爲文皆根諸性情理道而光明俊偉一洗菁藻浮華之習此其志蓋欲上窺邃古而不屑以後世之文自命矣既先生登內閣而余爲南宮司屬先生數以文示而虛心咨訪謂當無隱旂謂先生上下今古博極羣籍固於書無所不讀而左國戴管恒有所嗜以是文之風容色澤時或有於四家之書大都相類先生乃掀髯長笑曰而謂吾文尙有蹊徑耶規矩者方圓之所就也律呂者聲音之所諧也成

器以利天下導和以宣化機固有物焉以行乎其間矣行將甘苦俱忘疾徐融釋陶鈞造物大音希聲再當示子未幾而先生疾草不起余亦以視學去茲余再至京師先生館甥彭君宣上追李漢故事刻先生之文以傳屬余序余惟全楚山川古稱賢藪迨我明興益宏以肆在文廟則有楊文定夏忠靖在孝廟則李文正劉忠宣皆以文章飾政昭著中外其在於今與先生同時者則有石首蒲圻沔陽黃岡隨州各以才名藝林競馳湘漢載筆擒辭咸有紀述茲取先生之文熟復之正倫軌物經世範俗罔非載道之言而沉涵揮霍將兼體用而益大之雖天不憖遺而未酬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序

三十二

之志蓋有足徵實於前四公有耿光焉而同時諸公固未能或之先也其爲顯道傳世之文也又何疑乎

說

樂存說

李

祁

希蘧

吾雲陽譚君悅道自早歲卽有志於孔氏之學旣長而悅之故其字曰悅道及齒益壯年益強而其悅之也益深故又號樂存悅猶樂也有得於心則悅而樂乃悅之發乎外者也吾夫子之道廣大配天地變動配四時而其樂乃在疏食飲水之中則夫子之樂果何如其樂耶蓋夫子之樂樂其道之在我者也道在是則樂在是矣富貴於我何有

哉今悅道以清材俊氣出而見用於時且將駸駸乎富貴之場矣而其樂之所存直欲與夫子之道相爲周旋此固未易以世俗之樂擬論也余故爲書樂存二字且爲述其義如此

方寸地說

大學士 劉三吾

予以公事至永柳君友琴見過求其齋扁所謂方寸地說予惟此語本諸古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之句雖老儒莫究作者誰氏尙憶故冀公歐陽先生爲如孫王父平埜翁留畊堂留題於廬陵劉公須奚先生記文之後云世以此詩爲馮瀛王道所作非也迺賀水部其人生五季亂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說

三十三

離時備歷艱苦故其爲詩皆警世語而須翁記用晉人語有曰此中最是難測地方寸非地也天也自欺欺天大者肆之爲窠坑小者閉之爲偃月今其遺安在哉兩翁所述大槩若此后是予兄存吾由瑞州推官較藝洪省主文李江州子威亦有絕句題其後云寸許神明世業田初原祖父上承天豪如莽操不能奪却在君家自保全意尤懇切矣友琴自今體諸名言私欲之蕪也而鋤之谿山之險也而夷之種之以至仁之穀漑之以道德之泉將見穫白其身身安富遺諸其子孫子孫蕃碩何莫不自方寸中來哉

賦

天馬賦

元進士陳泰志同

舊志節刪原文今仍之

若有龍兮渥洼之子榮河之孫產自月窟來於大宛筋權
竒而虎春兮肉磊魄而峯顛精神變化不可測兮上貫乎
房星之垣朝發蹤乎河濟兮晡沒影乎崑崙雖有銜勒不
暇顧兮彼輿隸其焉能援昔遭時之孔阨兮伏阜櫪而中
頽隨駑駘而並駕兮又或驕逞而相欺啖芻莖而不飽兮
羗豆菽之可期軌鹽車而登大行兮路岩嶮而嶮崎羲和
迫而將晏兮勢蒼黃而摧萎翩翩之伯樂兮道安適而逢
之泫然爲予涕兮爾何困乎此歛世貴賤之不分兮信焉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賦

三十四

用夫駿爲解劍佩以爲質兮吾將持子而西歸欲掃空夫
大漠之野兮甯轢元圃而騰崦嵫不然乘雲躡風載周穆
而遠覽兮造王母乎瑤池於是天馬俯首噴沫振鬣仰吁
物固各有所遇兮遇固各有其時向微子之超越兮骨委
絕其誰知縱逸氣之凌厲兮獨不爲予而徘徊倘一識而
遽舍兮駕輕車兮何悲伯樂復嘆而爲之歌曰天馬兮風
驥批竹耳兮夾鏡瞳少不自見兮老愈工嗟哉蹭蹬兮吾
知爾之爲龍

靈臺賦

宋解元尹謙孫虛心

憩岐州之故墟步靈臺之遺址鬱老樹兮千尋淡寒烟其

十里王澤藹乎莫窮皇風蕩兮未已覽天宇之宏大撫千年兮茲土噫嘻盛哉靈臺之經營乎蓋雖後世猶可追想面興起也想夫天啟其蒙地廓其夷高山是甸京邑是基屹崇墉之翼翼列朝市之尊卑闡皇猷展洪規肇丕謨示無私侈一代之制作妙大智之設施於是乎太史推測司土度量靈龜食墨以協卜坤軸効異而呈祥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占龍見而致用建昏星以鋪張因高原隰積土爲岡薦巧思兮班陲運神造兮夔襄繚板幹之平平勤畚築之鏜鏜程土物之有等議遠邇之有常協羣黎之子來會眾志之時將咸鳩工而僦事畢輸力而芒芒聳峩峩兮中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賦

三十五

天奔岌岌兮排陽混鴻蒙兮六合隘宇宙兮八荒匪計而設匪謀而良誇成功於不日若靈異之無方爾其司空獻成繪圖奏功典瑞呈測候之規太常詔啟行之容五輅策驅馳之範八鸞展和鳴之嚙馳道生春輦路薰風千官擁仙仗之肅萬姓慶呼嵩之同乃登靈臺乃望氛祲虞淵浴日喬嶽捧雲瑞靄穆郁氤氳紛紜驗景之後以測和平錦霞貫斗則四夷款塞青雲徹漢則萬寶告成將至治之有象恢生意於無垠天顏豫悅羣從和欣載瞻載憩乃酬乃賡瞽矇奏清廟之瑟樂工呈韶濩之音匪暇豫之是徇聊舒眺於吾情白鳥翻霜林之翼赤鯉戲碧藻之鱗馴鹿濯

濯兮卧莎草之翠祥鳳噦噦兮颺梧岡之鳴觀物性之自然咸游泳乎深仁如日之煦如春之温如天地之造如雨露之恩妙潛孚而默感爰及喙息而跂行然後知聖明之德積仁兮故靈積美兮益神囿之而莫覩其迹咏之而莫可以言形也悠悠往事得失如旅彼瓊宮瑤臺固已鞠爲園蔬漭爲蒿穰雖垂髻戴白亦莫知其所矣緬靈臺之舊蹟思往聖之遺緒益信周姬之至德宜垂譽於千古

奉詔育材賦

有序

少師

李東陽

成化戊戌春二月禮部試貢士得三百五十人三月策試於廷既賜第一甲三人進士及第爲翰林修撰編修復詔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賦

三十六

內閣臣擇第二甲以下文之優者爲庶吉士命學士錢唐王公南昌謝公蒞教事遵舊典也謹按書曰彰厥有常吉哉又曰庶常吉士詩曰藹藹王多吉士今之所謂庶吉士者所以儲材蓄德爲天下用古之遺意存焉蓋自高皇帝立法創制義精慮遠出於歷代之所不及及文皇帝二年甲申詔庶吉士與第一甲曾公榮等二十八人肄學翰林而周文襄公忱以自陳在列皆上所新擇命學士解公縉蒞之而親顧問程試大嚴賞罰之典諸公亦感奮激勵多爲名臣若王文端公直王文安公英李忠文公時勉以及文襄文章氣節材猷勲業卓卓在人耳目儲材之典於斯

爲盛皇上卽位十有五年自甲申至今凡六策進士四舉
吉士之選是科取人不減前甲申之數某以初科吉士筮
國史觀舊章而是科復在禮部濫同校試今日之事竊與
有榮焉仰惟朝廷造士之盛心名臣鉅儒育材之休命賢
大夫士遭時之嘉會此皆足以詔天下示後世不可無所
撰述以宣達風教相勵勲業者作奉詔育材賦其辭曰昔
在文祖時維甲申闔陰闢陽握乾莫坤號令雷發譽髦駿
奔如虎斯風如龍斯雲乃啟玉署開詞垣舉甲第收羣賢
當是時峩巨冠拖長紳彬彬濟濟者二十有八人降精靈
於四嶽應列宿於高旻文章焜耀乎宇宙德澤覃被乎生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賦

三十七

民隘唐瀛之浩渺俯漢閣之嶙峋蓋嘗聆故老之餘論而
挹前輩之清塵矣猗歟休哉若夫世歷五朝國縣六葉卿
雲載呈奎緯重合禮門廓開德化旁浹棘省春試臨軒晝
接菟羽翼於網羅挽英雄於穀蹶錄匭牘於宮墀閱人文
於士牒稽盛典之猶存冀前蹤之可躡乃詔學士二人往
授之業命之曰噫國重利器器資良工靡玉不雕有金必
鎔惟我庶士厥材孔良爾職翰苑文章之宗彼鑄爾型彼
瑕爾礪爲鼎爲鏞爲圭爲琮獻我大廷薦我明堂惟爾之
功爾往其獲哉二公受命百辟傾聽元老在席羣寮交迎
踵沓肩摩綏輝韞映同朝肅引領之瞻載路協彈冠之慶

芄芃乎連茹之征藹藹乎菁莪之詠自代有科目以來無
若是盛也其居則鰲極左峙鯨波右折鉤陳屬道觚稜對
闕璇臺疊雲畫棟凝月風鈴語靜露榜花纈丹萼翠蕙藂
植乎其前瑤笙皓鶴繚繞乎其側其用則菱箋松墨天府
之藏玉液瓊羞大官之烹文縑積笥楮鏹分滕粟廩歲繼
膏缸夜明出納之籍地官所經選部胥吏馬曹隸兵百工
什器庀自冬卿其書則東觀幽經西崑秘錄宣明鴻都石
渠天祿孔堂舊壁汲冢遺竹牙籤蠹架錦帶充屋張華之
所未嘗見揚雄之所未能讀其學則上溯羲農下探鄒魯
五緯錯陳六際咸覩搜羅二儀囊括千古議必根柢文必

繩架制詔冊命王言是敷表志傳記大史所書論勸懲關
名教之大作歌詠本性情之餘蓋將闡百王之禮樂而恢
一代之規模者也於是二公乃進諸吉士而誨之曰子知
國之所以待子者乎此虞之意周之制也百僚之有師而
三俊之有士也吾將考古學陳舊章臚明條揭宏綱定甲
乙分雌黃約爾以大義示爾以周行爾膏爾車爾颿爾航
駕聖途之蕩蕩泳學海之洋洋繪日月以爲輝組雲霞以
爲襄聳廊廟之柱石補山龍之衣裳逸亨衢以騁步與往
哲而齊光若乃旅逐羣趨寅入酉出鏤冰爲工畫餅爲食
縱堅白之嵬談銜梘蠟之末飾而或月弄風嘲筆耕心織

利私書於子弟糜公帑於朝夕是豈徒李大白之憂抑亦負陸敬輿之學也於是諸吉士若喜而蹈若斂而孫若惕而驚若起而奮謹頓首再拜而進曰昔者左李嗜學秘書是求張寶辭官不恥爲留我獨何人載歌載遊屹門墻之在望辱衡鑑之是收觀泱泩之大荒登崑崙之崇邱敢不朝研暮索上紹旁搜竭吾才以必驚及吾仕之未優紬絲綸之藻思輸藥石之忠謀輔經世之大業揚對天之宏休庶吾夙昔之志可以粗酬也曷敢負明天子之德以貽先生之羞哉乃歌曰巨鰲峯兮彼峯玉堂起兮麗空歷貝闕兮入紫宮鏘予佩兮墀之東匪吾皇兮聖明予曷爲兮此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賦

三十九

逢姬髦兮商考文之淵兮德之藪瞻爲山兮望爲斗大者吾師兮小者吾友生之逢兮不先以後矢予心兮終不負干羽兮兩階冠裳兮九垓歌明良兮詠蒸哉贊帝業兮延鴻釐念功業兮及時嗟古人兮我期臯兮夔兮吾舍此其安歸兮

東軒賦

知州

林廷玉

歲舍困敦葭飛函鐘哉生明之大昕客有造東軒主人者曰桃都聲動膈膊景從羗長庚以俶墜眺扶桑而已紅發物類之象罔開埏垓之冥蒙晨光熹微野色瞳矐况鬱蒸之未熾正清明之在躬淑哉景也而吾與子年甫青妙髮

髹齒皓目明耳聰幸將來之無極猶朝暾之始東共爲喜
何如哉主人曰惡是何言也歲月征邁梭擲羽飛剛黃口
之未幾條白頭之遄催苟來者之無聞不過與草木同爲
朽腐而已又何年少之足恃乎子其傾側吾請竟其義焉
蓋東之方位於時爲春於卦屬震春之爲言蠢也萬物蠢
然而生震之爲言動也萬物紛然而動春以一元而首四
時乃溫和始至之鄉震以一陽而下二陰有雷震奮發之
象故君子當夫春也則乘時進學之不遑洊夫雷也則恐
懼修省之罔暇安肯樂其壯盛玩時愒日私竊喜幸乎哉
乃若大禹聖人猶寸陰是惜一饋十起文王亦聖人且不

遑暇食緝熙敬止而予何人顧敢般樂怠傲而自逸豫乎
哉吾將與子及此富強亟圖與起居敬以存吾心格物而
窮眾理使賦畀之善不虧其初而天下之道咸足於己秉
苞桑以自持矢全歸而後已執此心以往何天下之事有
不可爲者若夫壽夭窮通命也何足計哉不識吾子以爲
何如客乃矍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子之言昭然若發蒙矣
敢不承命於是擊節而歌曰歷少原兮清芳啖沆瀣神漢
兮九觴閱方壺甌甄兮拓我睚泛麗澤兮桂櫂蘭舫願從
美人兮歸道德之鄉言未旣俄而陽烏中天簷影頓移客
噓然曰無乃真宰促其晷以孚吾子之言乎主人喜其與

客情志之符契也拊髀掀髯笑揖而別

西軒賦

知州 林廷玉

講事既輟諸生退餐南澗居士默坐於涖江書院之西軒
瞑目存息一眞虛湛萬感歸寂戒愼恐懼之工夫是持喜
怒哀樂未發之氣象可識俄有一翁突向前曰鄙人巢居
面牆有年矣聞子丕闡濂洛關閩之正學謹來借聽問其
姓名旋辟不答予見其修眉皓髮衣冠甚偉與之坐而問
焉翁曰子奚不坐於東軒耶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故吾
朝居東軒順乎陽也夕居西軒從乎陰也翁曰西之爲陰
何居予曰兩儀奠位四隅攸宅水土生成有一定之理氣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賦

四十一

化運行循一定之則天地嚴凝之氣始於西實陰之方也
是故天至西而傾地至西而寒日至西而墜晷至西而短
雷至西而聲微土至西而不毛陰之歉也於四時爲秋於
四德爲利於五行爲金於五聲爲商於五性爲義陰之類
也天遇其氣至而沆寥地遇其氣至而乾燥草木遇其氣
至而凋零鳥獸遇其氣至而翮毛鷓鴣雞蟋蟀遇其氣
至而卽鳴人遇其氣至而悲傷陰之盛也翁曰子方教人
肆力詩書何乃講閑輒耽逸思睡不幾於宰予之晝寢乎
予笑曰豈其然哉蓋人之心體靜則專動則雜靜則虛明
動則窒暗苟不存此心之靈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

之本則眩瞽迷惑雖朝詩暮書亦終不能有所發明矣故
程子教人無事時且去靜坐朱子亦曰觀書察理草草不
精皆由此心雜而不一莫若收斂身心靜掃雜慮令其光
明洞達作得主宰方能見理夫動爲陽而靜爲陰故吾居
東軒則誦讀居西軒則存養亦陰陽之義也夫豈晝寢之
謂哉翁曰非茲來吾虛今生矣予曰嗚呼噫嘻異哉翁也
無乃涖江之神歟抑亡是公烏有先生乎不可知也會中
書君至命識之作西軒賦

按元進士陳奎李朝端同賦天馬曾策賦蠶館陳誼高
賦雲夢鄉舉曹師孔尹貫道並賦靈臺譚源深賦瀟湘

茶陵州志

卷之二十二

藝文

賦

四十二

明譚鄉舉子發賦梅洲皆堪傳世舊志俱僅摭其小□
不成篇幅今概從刪